

# 各自爱

黎·文

不管见识高低，  
一个人深度整理和收拾自己的内心，  
这事本身就很迷人。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# 各自爱



黎戈  
著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各自爱 / 黎戈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4. 12  
ISBN 978-7-5108-3414-1

①各… II. ①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03867号

## 各自爱

---

作 者 黎戈 著  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 
出 版 人 黄宪华  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  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  
网 址 [www.jiuzhoupress.com](http://www.jiuzhoupress.com)  
电子信箱 [jiuzhou@jiuzhoupress.com](mailto:jiuzhou@jiuzhoupress.com)  
印 刷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  
开 本 810毫米×1120毫米 32开  
印 张 10  
字 数 200千字  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 
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414-1  
定 价 35.00元

---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## 一粒一粒的金屑

这么

我读黎戈的文字，总会产生两种冲动，一是写，许多想法与感觉被激发出来了。二是读，她阅读面广，阅读量大，书中人、事、物，经她一提，也就很想把这本书找来看看了。比如旧俄时代一大批作家，我就是这样跟着她认识的。还有诗人惠特曼的散文集，画家夏加尔的回忆录……省时省力，开阔眼界的同时，我还发现，有一些书，从前看过的，当时怎么就没觉出有多特别？还有一些，索了骥来，兴冲冲翻开，同样的段落与句子，又并不如从她文章里看到时那样惊艳。难怪曾有人说，小心！黎戈的文字是有魔力的！

我起先疑心她在给帕斯捷尔纳克、爱伦堡、惠特曼们当书托，想想又不大可能，时空距离差了点。思妥再三，有一天忽然意识到，很可能，这是因为，我们并不具有她在读与写中的那种静气，也就没有她对于作者那样的敏会知心。

包括我在内很多自称“读书人”的人，总是急于从书中获

取愉悦与营养，偶有一得，欣然宣告，略有失望，便忙着摘摘作者，批评文本——换句话说，我们是太想要让阅读来满足我们，证明我们了。书山路迢迢，生怕一朝错过风景，这是读书人特有的一种急功近利，智识之障。

黎戈不是这样。她的阅读不慌不忙，像每日例行饭后散步，今朝风色好，当然历历领受。然而，于全景中截取点与面，以微距仔细对焦，同样是她擅长和热爱的。比如路上一朵野花、一截树枝、一块卵石，少有人打量。她一弯腰拾了来，案头一摆弄，一拍照，发个微信，朋友圈里就一片拍手叫绝。她就有这样的耐心和慧眼，生活中，能够发掘日常细微之美，阅读中，能够体味作者的闲笔和种种曲折幽微。一般读者未必注意到的，经过她的眼、心、手，被解码，被放大，被润泽，展现出特别的动人。这动人之处其实是她和原作者的共同成就，有她阅读中的借力，也有她本身的文学创造力。

她又像在一个个寻常夜晚，于城市深处放飞孔明灯的人，总是能抓住一本书中最真挚深沉优美的细节，把它们从字海中提出来，用自己文学审美的火柴，点亮了，手轻巧地一抬，夜空中升起了一颗暖黄的星。

这是天赋，也有后天的自我训练。如切如磋，从最初到现在，翻开她一本又一本的书，几乎能听得见那轮与辘的细语；看得到光泽是如何绽放，又如何内蕴；触摸得到越来越温润坚实的质地。说到用生活来进行阅读与创作，以人生来观照文艺，以文艺来滋养生命，真的，我不知道现实写作者中还有谁比她做得更

好了。这也是我最佩服她的地方。

跟黎戈其实相识很早，一直并未谋面。说起来在网络时代也并不奇怪。完全以文字相交，最初是腼腆、珍惜，慢慢地觉得这样也很自然。

我在豆瓣上认识她。大约从2001年起吧，她很少出现了。起初以为只是“戒网”，迟早要回来的。后来又听说是家事忧烦，也没有特意去打听。只是她离开的这几年，整个网络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豆瓣这个小众文艺综合型网站，慢慢也成了社交所在，鸡汤与麻辣文盛行，婚姻情感指南、成功学教程，轮番轰炸。各路写手抱着一夜成名的目的而来，扔密集的文字炸弹，有的哑了，有的响了。而认真经营着书影音，交流着写作与生活的人们，从不适应到焦躁失落是也是难免的。有一阵子，看着些熟悉而喜欢的作者，一边发着牢骚，一边努力迎合大众潮流，写出水准大失的东西，确实很感失望。好的文字让人平静充实，不好的，则让人躁动空虚，并产生深深的自我厌恶感。

总之，很长时间，被外界喧嚣和自我情绪的恶潮冲击，我无从坚持读与写的习惯。有序的生活步入了茫然，一会儿想去开牛肉面馆，一会儿又盘算开店卖情趣用品——需要这些人，总比读书的人多些吧！

偶尔就会想，黎戈她在干什么？答案现在出来了，她在写书。这一本比前面的更沉著更清澈，是经过自我梳理、沉淀排斥之后的一片清明。

她是彻头彻尾的读书人，也是全身心地爱着生活，爱着这苍

茫琐屑的俗世凡尘。她打通了读与写、文艺与日常之间的通道，她的文字，就是她的私家园林，望、寄、思、隐的同时，也提供日常起居坐卧的舒适便利。愉悦眼球，又照管心灵，而且，不吝向公众开放。

她喜欢工匠，觉得手工业者的生活与己最亲。按日本漆器名家赤木明登的话说：“工作不重要，只要努力自然会走出一条道路。日子得好好过，生活态度自然会呈现在工作中。”生活即工作，工作即修行，在日常的劳作，人和人的交往中，一点一点扎实地获得明亮而宁静的心境。欣然自承为资深文艺女青年的人，居然持这样质朴的生活态度。这态度也运用到了写作上，黎戈的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是同步的，没有落差的。生活在滋养着文学，为其提供土壤、阳光与水。文学也反过来，润泽着生活。

确实，有很多艺术家用透支和耗损生活的方式来滋生作品。可总还有一些其他模式的，比如黎戈这一种。并无高下之分，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的天性，这也不可勉强。不过，如果能够选择，我肯定也乐意选择黎戈的这种。谁会不乐意呢？

像个工匠，黎戈每天有固定的阅读与工作时间，一丝不苟。我看到她工作之余，忽然漏出一句抱怨，大意是今天不抓紧把读书笔记做完，明天这本书就会像根本没读过一样飞走了。不禁哈哈大笑，心中有点窃喜，知道她不是高高在上飞翔着的，她有和大家一样的苦恼：青春远逝之后，记忆力变差。路长嗟日暮，唯有继续向前，勉力加餐饭了。

这样看，黎戈的写作其实有着一股拙意。傅山说过：“宁拙

毋巧，宁丑毋媚，宁支离毋轻滑，宁真率毋安排。”这世上，做学问，做工匠，搞艺术，写文章，行进到一定地步，拙将比巧更难，也更可贵。这是非个中人不能深谙的滋味。她自己也说她的每个字，都是跋涉了千山万水才来到笔下，带着疲态，各各安身落坐。这句话里，吐露的是创作的艰辛与喜悦，疲倦而安心着。

她的文字质感密实，但密集中有放空；文气轻松，而疏朗中有端凝；气息宁和，于不经意处，又多有摇曳之姿。让一切让我奇怪地联想起一棵香樟树。像香樟树那样生长缓慢，木质坚硬，也像香樟树那样树干挺拔，叶冠浓密秀丽，自有楚楚风姿。也有那股清且涩的药香。如果拿来做家具，做器盒，这香气就渗进每个日常，低调而清平地存在着。并在时间里变得贴身，暖心。

她的文章里有十二分诚挚，有充沛而自持的情感——“见此茫茫，不觉百端交集，苟未免有情”的“有情”与“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”的“钟情”。她写家庭生活的文字，一直是我最喜欢的，在温婉、明亮的基调下，是强烈的生之痛，生之欢欣，在她的笔下，爱即是英雄梦想，也是一粥一饭，手足相抵。一边读，心中一边起了平凡人生的震动。

黎戈还有一个让我惊讶的特质，世间她感兴趣的东西如此之多，看她随笔写来，常常是由一点，引发出工艺、历史、文学、自然、建筑、美食等多头并进的探寻，从一个兴趣点跳到另一个兴趣点，生发出一大片新天新地新问题，真是好玩。上能触摸伟大人物的心灵，在他们创造的世界里旅游，下接凡尘地气，讨论柴米油盐，提着菜篮子驻足偷听街边小儿女拌嘴，看着她自由地

出入于这一切之间，快活的样子，自己也跟着高兴起来，感到人生充实，不知老之将至了。

她有一个自己的繁华世界，从静与拙里生将出来。这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，也是属于人生的。到了我们这个年龄，人生的命题，沉甸甸地握在手心。真是岁月忽已晚，关于爱关于时间，眼睁睁看着一笔一笔亲笔写下的答案，不能涂不能改，枕上十年事，江南二老忧，……和相伴之人终将别离，这些是多么真实的惶恐，多少夜半惊心。

所以我很爱看黎戈的著作。同为七十年代生人，差不多的教育背景，人生轨迹，甚至同样面对过的困境，还有那些过日子的琐屑——接皮放学，放下书到厨房剥青豆，因为母亲夸奖枣红的衣服好看，就经常穿上这件去看她，好让她再赞不绝口一回，借以弥补一点少女时期的执拗与叛逆……

这些细节特别温暖亲切。她把它们，称作时间的金属。“说起来都是些平淡的琐事，但我珍惜这时间的金属，茫然尘世中，这是我唯一能手握的金沙。”在这本新书中，她写道。

帕乌斯托夫斯基曾说过一个金蔷薇的故事。老清洁工人为了祝福所爱的人，收集首饰店扫出来的尘土，筛出其中的金属，终于打出了一朵小小的金蔷薇。金蔷薇并没有能送到那个人的手里，但是——

苍茫暮色中，怀着痛楚与失望而死去的老清洁工，他的脸变得严峻而静穆。甚至让人感觉到，那张脸是非常好看的。

帕乌斯托夫斯基用这个故事比拟文学创作：“每一个霎那，

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，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，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，同样，还有白杨的飞絮，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——都是金粉的微粒。”

收集着金粉的微粒，锻造成一位作家自己的金蔷薇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的一生，我们整理着内心，日复一日，用时间捕捞着时间，用生活去沉淀着生活，用爱去造就爱，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。

## 白色俄罗斯

- 118 鼓点
- 120 茨维塔耶娃：无手之抚，无唇之吻
- 126 托尔斯泰：多棱
- 134 邻家大哥契诃夫
- 139 纳博科夫从俄罗斯带走了什么？
- 143 布罗茨基：精神富贵
- 148 内米洛夫斯基：冷血与热爱
- 155 吉皮乌斯笔下的勃洛克
- 159 阿赫玛托娃：情感生活
- 164 安娜·卡列尼娜及幸福种种
- 168 读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女人
- 175 狗与狼
- 179 我爱夏加尔
- 184 俄国作家们的法语家教
- 187 茨维塔耶娃的妈和做妈的茨维塔耶娃
- 190 帕斯捷尔纳克：音乐留痕，人与事
- 194 爱伦堡回忆录里的白银群星
- 198 五零后的旧俄情结
- 202 俄国文学作品中的植物
- 205 俄国作家们的书房
- 209 盛产回忆录的国度
- 213 曼德尔斯塔姆夫妇：白银悲歌

# 目录

## 侘寂帖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2 | 好紫与恶紫          | 066 | 素以养绚               |
| 008 | 宁静无价           | 070 | 如果你的母语是非洲的孤独       |
| 019 | 书信里一个女作家的干净与自持 | 074 | 文字的手艺人             |
| 024 | 纸窗，纸衣和染色纸      | 077 | 老式文青               |
| 030 | 颜色和植物的亲戚关系     | 081 | 等云到和等花开            |
| 033 | 耶路撒冷异乡人        | 087 | 为工艺所滋润的世界，是一个幸运的存在 |
| 039 | 被小说打败的自传       | 095 | 书斋                 |
| 045 | 甜区             | 098 | 忍受你必须忍受的，歌唱你必须歌唱的  |
| 049 | 旅途中的书          | 103 | 家，甜蜜的家             |
| 055 | 辛波斯卡：日常生活颂歌    | 108 | 一个朴素，明朗而又意外的人      |
| 060 | 逐一点古中国的烟尘      | 111 | 各自爱                |
| 063 | 茫然尘世的珍宝        | 114 | 怀抱一颗听雨的心，才可以安贫为道   |

## 四季歌

- 220 万物有灵且美  
224 星座迷  
228 鸟迷  
232 平安如馨  
236 早起  
240 咬春  
243 青团又叫清明果  
246 香城  
249 谷雨说雨  
252 撸柳球
- 255 初夏心情无可说  
259 入夏话蚊香  
262 端午：香囊与菖蒲酒  
266 今夕何夕，见此粲者  
269 惜力  
272 温补心性的女红  
276 我爱厨房  
280 而我是多么喜欢，这样平淡的厮守  
283 2017年夏天，我一个人住  
291 妈妈爱皮皮



## 宅寂帖

这种随心所欲，很自得的感觉，  
才是真正的自我，它有松弛感，无对峙欲……

## 好紫与恶紫

整理衣柜，发现参差多貌的紫色衣服。早年我有点婴儿肥，脸色又血气上涌，怎么都没法穿紫。紫对穿的人要求就是长得诗化，清癯，略带苍白的诗意，脸色不能带红带绿，否则气色越发显得差。近年来脂肪退潮，脸瘦出轮廓，也不发红，终于敢尝试紫色。

众所周知，紫色是由红色和蓝色叠加而成，所以孔子说“恶紫之夺朱也，严正声之乱雅乐也”，他厌恶紫色的理由是“朱，正色，紫，间色之好者”——哦，原来他老人家是对调和色有敌意，哈哈哈。而张爱玲恰恰是喜欢调和色，比如蓝绿和银紫，胡兰成写“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，如果拿颜色来比方，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，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”，他妈的，真会拍马屁哟。

很多年前，读过日本人的色彩心理学，说是热爱调和色的

人都内心敏感脆弱，是精神贵族。纪念陈百强的歌，有一首的歌词是“一生爱紫的你”，我对陈敏感纤细的印象与此有很大关系，何况他又是个男性。名字里有紫色亮眼的小说人物，是《一帘幽梦》里的紫菱和《雪山飞狐》里的袁紫衣。紫菱的爸爸谈及女儿的职业，说“她是一个梦想家”，这就对了，紫色本身就是超现实的梦幻质地。除了《一帘幽梦》以外，琼瑶阿姨还写过《紫贝壳》，她是喜欢紫色的。但她的紫应该是粉紫，不像张爱玲的银紫，柔情梦想系和凛冽写实系之对比色差。至于袁紫衣的“紫”，是谐音“缁衣”，暗示她日后要淡泊心念，出家为尼，这个“紫”是虚晃一招。

紫色的书，哪怕封面图案素材简单，都自有清丽之气，比如汪曾祺的《岁朝清供》，丘彦明的《浮生悠悠》。小时候读的一套亦舒小说集，海天版的，也是紫色，远远望去，诗意盎然。

紫花我都觉得好看：刻叶紫堇，怯意微露地长老在围墙的红砖上，那么的微不足道，又淹然百媚；野泡桐花，在雨后带着简静的香气，大朵大朵的掉下来，我对皮说，“这就是‘桐花万里路，连朝语不息’”，让她像吸氧一样吸一点古时风雅；紫玉兰，像幽僻处吊嗓子的旦角，顾盼生姿，并不理会有没有观者，它长的很有古中国风，“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

人，纷纷开且落”，说的就是它。苏州有条紫兰巷，名字真美，不知实景如何。

紫色是高蹈派，又比如“牵牛花呀，一朵深渊色”；还有花如工笔的苦楝，笔法写意、疏可走马的紫藤，“方夏而花，贯珠络瓊，每一鬣一串，下垂碧叶阴中，端端向人。蕊则豆花，色则茄花，紫光一庭中，穆穆闲闲，藤不迫琢而体裁，花若简淡而隽永”；以及小区深处，静静开放，偶然撞见的一株鸢尾。紫意缤纷的日子呵。

大片出现的紫花，会让人置身梦境：二月兰，成阵的开在城墙野地校园里，去南林大看此花，是南京人的应季民俗，当代《清嘉录》之胜景之一；薰衣草，那更是浪漫爱情片的利器，从韩剧到港剧到法国片，莫不采用此原材料；紫丁香——关于伯格曼的晚年，有一段记叙我很喜欢。“当他和他的第五任妻子英格丽抵达费罗岛时已经是半夜，老房子外面的紫丁香开得十分茂盛，他们在阶梯上一直坐到天亮，静静看海。后来，当他结束漂泊回到费罗岛时，伯格曼由衷感到：‘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，那么令人愉悦，一段长时间的旅行之后回到家，那种感觉真好。’”想想这个场景，两个安静老人，衬着纷纷的繁花，白发都生出了清凉意。

紫茉莉名字中有“紫”，但其实偏红，雅气不足。豆类植物一般开漂亮的蝶形花，紫扁豆花是家常之美。在我喜欢的一本回忆录《也同风雨也同愁》里，陈寅恪的孩子们记得“母亲有意营造一个有乐趣的寓所。以柏树为篱，种葡萄藤。梨树和苹果，还有紫扁豆。豆荚可食用。各色鲜艳的小花，从春天开